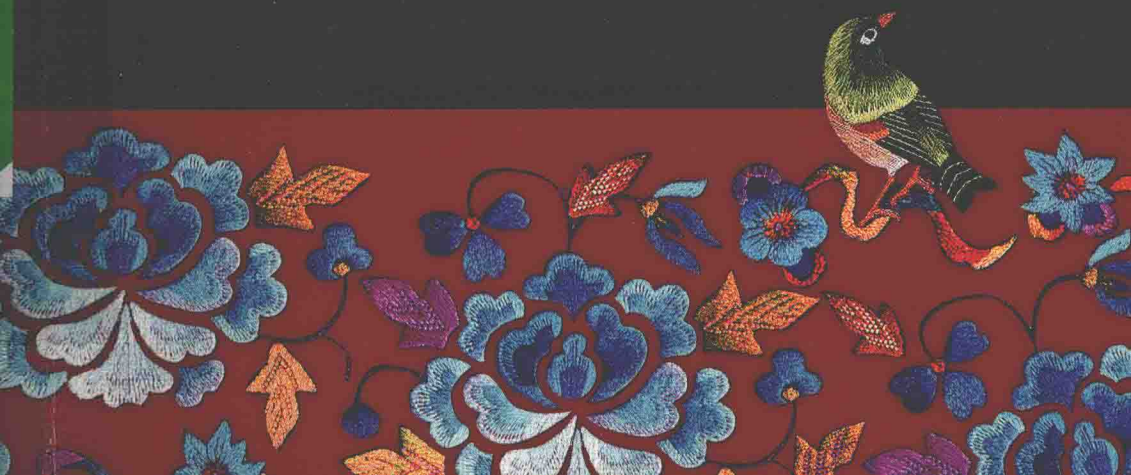


花被窝

晓 苏 / 著





花被窝

晓 苏 /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被窝 / 晓苏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54-5301-3

I.花… II.晓… III.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529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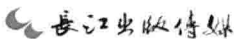
选题策划: 王 虹

责任编辑: 秦文苑

装帧设计: 刘丽文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20 插页: 4 页

版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52 千字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贺绍俊

爱读晓苏的小说，他的小说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晓苏的特别是在慢慢咂摸中品味出来的。十来年前我在《小说选刊》工作，最早读到晓苏的作品，只是觉得晓苏的小说与差不多同龄的年轻一代作家的小说不太一样，却还没有真正体会到他的小说之优长在哪里。后来了解到晓苏是在一所全国著名的大学里工作，既编刊物，也上讲坛。当代作家的学历正在往高了走，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作家，多半都有大学本科的学历，甚至硕士级或博士级的作家也不在少数。但高学历带来的一种共同特点却是小说有了更多的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子。晓苏却是难得的一个例外，他的小说基本上没有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子，倒是有着中国民间文学的影子——对此你一定会有些奇怪吧，不过如果你了解到晓苏在大学讲坛上讲的就是“民间文学”的话，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晓苏把民间文学的智慧巧妙地挪移到了现代小说的叙述之中，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我突然发现，这大概就是晓苏小说的特别之处吧。我愿意把晓苏的这种风格称之为一种精

致的民间文学风格。

在主流的理论系统里，民间是一个具有崇高位置的概念。但中国当代文学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就是，如果在主流中把某个概念捧到崇高位置时，也就有可能在现实场景中成为被众人所蔑视的对象。民间就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些自认为是写纯小说的作家，或者是以世界文学为标杆的作家，显然是不会把民间作为自己风格化的对照系的。当然作家们的蔑视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主流理论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阐释民间，民间几乎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的标准，追求独立思想品格的作家自然对这种“政治正确”的民间保持距离了。也正因为如此，那些能够真正把握民间的精髓、并主动从民间汲取养分的作家更显得难能可贵。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就是这样一位作家。莫言曾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借鉴为他开启了崭新的叙述空间。但到了九十年代，当他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小说风格时，他说他要大踏步撤退，从“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一直撤退到“对民间文学的继承”上。也正是这种自觉的艺术选择，莫言逐渐摆脱了模仿西方的影子，确立起了自己的文学世界。莫言的文学世界是与民间文学相通的。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也高度赞赏莫言小说中的民间文学特征，在其颁奖词中称莫言“将幻觉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民间文学成就了莫言。在对待民间文学的态度上，晓苏与莫言是一致的。他们都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去接触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中挖掘出宝藏。不过，在处理民间文学的资源时，两位作家的方式却不一样。莫言是将民间的资源装进他的充满主观幻想的大缸里发酵，任其变得面目全非，最后的成品具有强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相对于莫言的主观性，晓苏则是充满理性地对待民间资源，他精心剪裁，从中选取与自己的创作思想相吻合的内容，经过艺术的拼贴和组装，达到一种民间与自我相互映衬的艺术效果。这个精心剪裁的过程也就是精致化的过程。晓苏的精致化是对民间文学的精致化，精致化后的民间文学，当然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文学了，而是属于晓苏自己的、一种风格化了的小说样式。

他的这种小说样式带有浓烈的民间文学特征，因此更准确的表述应该给民间加上引号，即晓苏的小说是一种精致的“民间”文学。

晓苏对民间文学的精致化，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的：

其一，民间生活，个性发现。晓苏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一个叫油菜坡的地方，这是典型的荆楚山乡，民风淳朴，民俗稳定，有悠久的传统，也有浓郁的生活情趣。晓苏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几乎都在油菜坡，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几乎都是油菜坡的人。可以说，油菜坡就是晓苏创作的一口“深井”。美国作家福克纳曾说过，他一生都在写家乡那块邮票大的地方，他只写这么大的地方，最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油菜坡看来就是晓苏的家乡，晓苏的家乡应该也只有邮票大，但晓苏也像福克纳一样坚持写自己的家乡。（当然，晓苏不仅写家乡油菜坡，而且写他现在生活之地大学校园，大学校园构成了他的小说的另一系列，大学校园系列在艺术风格上也带有民间文学的特点。）油菜坡带给晓苏的就是地道的民间生活。民间生活也是民间文学的源头，在民间文学类型中，生活故事是很重要的一支，这类生活故事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现实性强，生活气息浓。但民间文学往往具有类型化的倾向，生活故事同样如此，比如形成了雇家对地主、工匠对作坊老板，百姓对官府的巧妙斗争，又比如关于妇女的故事，等等。晓苏小说的素材基本上来自民间生活，他也深谙民间文学中的生活故事的艺术技巧，但他并没有受制于民间文学的固定思路，更没有简单地套用类型化的结构去处理来自民间生活的素材，而是从中有着自己的独到发现。比如《花被窝》是写的婆媳关系的故事，婆媳关系是民间生活故事里最常见的一种故事类型，而且基本上是从伦理角度去讲述这类故事的，因为婆媳关系在农业传统社会形态里，往往是一个家庭复杂矛盾的纠结点。在《花被窝》中，可以看出晓苏对于乡村的婆媳关系的微妙心理有透彻的了解。同时，这个故事还包含着另外一个伦理问题，即一个年轻寡妇如何处理性爱的问题。性爱同样是民间的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无论是婆媳关系，还是性爱关系，一般来说，在民间生活故事里，基本上会将其处理成一个伦理主题的故事。但晓苏并没有将其简单地处理为一个伦理主题的小说，而是在乡

村复杂的伦理关系中发现了一床“花被窝”。这花被窝“大红大绿的，上面有花又有草，还有长尾巴喜鹊，看上去喜庆，吉祥，热烈，还有点浪漫”，分明寓意着民间活泼、浪漫的性爱生活，这种浪漫不仅年轻媳妇秀水拥有，而且婆婆秦晚香也曾拥有过。但她们又能巧妙地处理好浪漫与伦理的矛盾，也许正是因民间宽容这种矛盾，人性才能健康地生长。

其二，民间立场，文人理念。很明显，晓苏在他的小说叙述中具有鲜明的民间立场。民间立场是一种惩恶扬善的立场，是扶弱济贫的立场，是伸张正义的立场；民间立场也是对民间生活方式采取一种积极肯定的立场，对权势采取一种质疑和批判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晓苏的态度一点也不含糊。但晓苏的小说并不是停留在对民间立场的肯定上，他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的文人理念。《矿难者》典型地体现了晓苏的这一特点。矿难者是指小说中的小斗，但小斗并不是小说的主角，而是小说情节的引子，因为小斗矿难而死，带来了小斗一家人为未来生活去向的选择而产生的矛盾纠葛。小斗的哥哥大斗老实本分，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痢痢头，所以难以找到媳妇。小斗的媳妇柳絮在小斗死后准备改嫁，人们都冲着年轻貌美的柳絮来了。从民间立场出发，无论是大斗还是柳絮，都是值得同情的弱者。然而这两个弱者却成为了矛盾对立面，大斗想趁机将柳絮娶过来，柳絮则想找一个既有钱又如意的郎君。民间文学在处理这类题材时，一般会采取取舍的方式，强调一方之“弱”。但晓苏并没有简单地从同情弱者的立场来处理这个故事，而是从两个弱者的矛盾中看到了底层生活之艰难，弱者之无奈。于是他将这个故事处理成一个既凄美又心酸的故事，处理成一个没有真正的结局的沉重的故事。在小说结尾，柳絮从良心出发，终于答应了要嫁给大斗，但我们读到这里，并没有感到释然，相反心情会变得更加沉重，我们会担忧，柳絮和大斗将来能够真正幸福吗？这正是晓苏的文人理念和人文情怀在处理民间生活题材时所达到的效果。

其三，民间叙述，现代结构。民间文学是丰富多彩的，既有写实性的，也有充满幻想的浪漫主义色彩的，但在生活故事类型里，其

叙述基本上是写实性的，而且其结构也基本上是线性的、单线条的。民间生活故事的线性结构自然与民间文学的存在方式有关，民间文学多半存在于民间的田间地头，口口相传，比较单纯的线性结构便于记忆和传播，而单纯的线性结构也形成了明快的叙述风格。晓苏的叙述风格同样也是明快的，这一点与民间的生活故事非常相似，晓苏的叙述是明快的，他从来不故作高深，从来不玩弄玄虚，没有晦涩难懂的文字。但明快并非直白，也并非一览无余。这与他在结构上完全采用了现代小说的结构方式有关。他善于铺垫，善于运用插叙和倒叙，善于营造氛围，善于制造悬念，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即使是日常化的生活矛盾，在晓苏的笔下也变得跌宕起伏，妙趣横生。晓苏以复杂多变的现代小说结构，不仅克服了线性结构的单调和单薄，而且也大大深化了小说叙述的内涵。

晓苏的精致的民间文学，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清新的、生活气息浓郁的精神空间。这个精神空间又是最平常的生活现实。晓苏的故事取材于乡村的日常生活，看上去都是小事琐事。我们常常赞扬一些写小事的作家，是因为这些作家能够“以小见大”。但恰好是这一点上晓苏表现出他的不同凡响来，他偏不“以小见大”，所以他的小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宏大叙事。事实上，有些“以小见大”明显看出勉为其难和矫情。不刻意“以小见大”，也许正是晓苏的聪明之处，我以为这也是有得到民间文学精髓的结果之一。但晓苏又不是停留在“小”上，而是能够做到“以小见奇”、“以小见美”、“以小见真”。也就是说，他通过日常生活之小事，去发现民间的美、民间的真和民间的情。他的小说流溢着民间的生活情趣。比如《看稀奇》写的事情真是小得不能再小了。老两口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闹矛盾互相不说话了，因为看到一对陌生年轻人的亲热举动，矛盾竟然烟消云散了。晓苏将这件小事情写得饶有情趣，传达出的则是普通百姓内心蕴藏着的亲情、温情和友情。

这就是晓苏的精致的民间文学，它是在民间土壤上开出的一朵朵小花，红的，蓝的，紫的，黄的，放眼望去，竟是那么的绚丽多彩。

目 录

1	序 / 贺绍俊
1	花被窝
18	看稀奇
31	陈仁投井
48	幸福的曲跛子
63	海碗
79	矿难者
97	让死者瞑目
112	死鬼黄九升
129	花嫂抗旱
147	桎杈打兔
163	我的三个堂兄
180	卖卤菜的李学乖
195	剪彩
213	三层楼
231	给丈母祝寿
246	有个女人叫钱眼
258	坐下席的人
273	镇长的弟弟
291	回忆一双绣花鞋
309	一个孤独写作者的人性寓言 / 金立群

花 被 窝

1

吃过中饭，秀水刚把碗筷收拾好，厨房后门外面有个人影晃了一下。秀水赶紧扭头去看，原来是修电视锅盖的李随。他这时已经走到后门口，前一只脚都伸到门槛里头来了。秀水发现李随的脸红彤彤的，像电视上的颜色调过了头。

秀水的脸马上也红了，红得比李随还厉害。秀水没想到李随大白天会来。她感到激动，更感到惊慌。天呀，你怎么这会儿来了？秀水有点责怪地问，一边问一边把目光投向门外，不停地东张西望。

秀水的婆婆秦晚香就住在这栋楼房旁边，她经常躲在附近庄稼地里打猪草。秀水担心李随来时被她盯上。自从丈夫出门打工后，秦晚香总是提着猪草筐在这楼房周围转动，有点像巡逻警察。秀水不能不随时多留个心眼儿。但今天的太阳很刺眼，秀水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看清楚。

李随却顾不上回答秀水，只顾把后一只脚也慌忙地挪到了门槛

里头。李随像一条饿狗，一进来就把门关上了，随后就抱住了秀水。你要做什么？秀水有点惊恐地问。李随仍然不回答，猛地把秀水扛在了肩上。

厨房隔壁是秀水的卧房，有一扇门，没关，李随像扛麻袋似的把秀水扛到了卧房里。这是入秋以来太阳最好的一天，外面的阳光铺天盖地。窗户上虽然挂着帘子，但光线还是透进来了，把卧房照得亮堂堂的。床上铺着一床花被窝，印在缎子被面上的喜鹊被阳光一照简直像真的了，仿佛马上要飞起来。

李随直接把秀水扛到了床边。秀水还没来得及把那床花被窝揭开，李随就把她仰面压在了花被窝上。别慌，等我先把被窝掀开。秀水说。可李随没听她的，把她压得更紧了。等一下，别把我的被窝弄脏了！秀水又说。李随还是没听她的，像个聋子，两只手已开始脱她的衣裳了。

身上只剩下裤头时，秀水伸出一只手挡住了李随。你刚才来的时候，有人看见你没有？秀水认真地问。李随想了想，跟秀水摆了一下头。没看见我婆婆？秀水又问，神色显得很紧张。直到李随又摆了一次头，秀水才把挡他的那只手拿开。

油菜坡这地方的人，都把电视机接收器说成锅盖。一个月前，秀水安在后门口枣树上的锅盖被大风吹裂了一条口，电视好几天看不清楚。秀水当时就想到了在老垭镇边上开电器修理铺的李随。李随那天是下午来的，他搭着梯子爬上枣树，一支烟工夫就把锅盖修好了。进屋试电视的时候，电视上正放一部言情片，两个男女光溜溜地缠在一起，那女的还边动边喊呢。秀水站在李随旁边看了一会儿，看得喘不过气来，正转身要走，李随一把拉住了她的手……

李随这时已在秀水身上动了起来。秀水一开始没动，不一会儿也跟着李随动了。秀水一边动，一边想到了那天看过的电视。她觉得自己简直成了电视上的那个女人。不过，秀水没有像那个女人一样喊。其实，秀水也是想喊的，李随不仅会修锅盖，在床上也是一把好手。但秀水不敢喊，她害怕被秦晚香听见。秀水知道，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要是被婆婆发现，她的脸今后就没地方搁了。

更让秀水害怕的是，只要婆婆发现了，那丈夫毫无疑问也就知道了。如果丈夫知道了，那这个家也就完了。不管怎么样，秀水都是看重这个家的。

李随在秀水上面疯狂了十几分钟，终于停了下来。李随刚停，秀水就把他推下了床。赶快穿了衣裳走吧！秀水说，随即把一团衣裳扔在李随怀里。穿衣裳的时候，李随用哀怨的眼神看了秀水一会儿，好像不情愿马上离开。但秀水没有心软，还是催他赶紧走。李随临出门时，秀水对着他的背影说，以后再不要大白天往我这儿跑了！

秀水这么急着赶李随走，说到底还是害怕秦晚香。上次李随来修锅盖时发生的事，差一点就被秦晚香发现了。李随那天刚打开后门走一会儿，秀水在后面的白菜地边上看见了秦晚香。要是李随晚走一步，秦晚香就会从关着的门上看出名堂了。直到现在，秀水还感到后怕。所以，秀水一直不敢让李随白天来。

李随走后，秀水也赶紧穿上衣裳下床。下床时，秀水发现床上乱得一团糟，不禁有点难为情，忍不住笑了一下。秀水没马上收拾床铺，她走到窗户下面把帘子拉开了，想让卧房里的光线更充足一点。站在窗口，秀水看见了安在枣树上的那个锅盖。太阳越来越好了，她看见耀眼的光斑在锅盖上欢蹦乱跳着，像一群兴奋的金丝鸟。

回头整理床铺时，秀水突然发现花被窝上打湿了一块。她愣愣地看着那团脏物，想不出刚才是从谁的身体里流出来的。这床花被窝三天前才洗过，没想到这么快又弄脏了。秀水从床头柜上扯下一截卫生纸，在脏的地方擦了一下。可是，那地方擦过后留下一块痕迹，看上去更刺眼了。

秀水是个爱干净的女人，她马上去厨房打来一盆水，麻利地把花被窝上脏的那块洗了一下。洗过之后，秀水决定把花被窝抱到外面的太阳下去晒一会儿。她想太阳这么好，晒上一个小时就晒干了。

房子的大门口有一块土场，土场上牵着一根专门用来晒被窝的铁丝。秀水抱着花被窝往大门口走，经过堂屋时，她的脚步突然停了一会儿。堂屋左边有一间厢房，秀水的婆婆秦晚香从前就住在这

里。一看见这间厢房，秀水的心不由紧张了一下。不过，秀水很快就放松了。婆婆早搬走了呢，还紧张什么？秀水在心里说。她想她真是做贼心虚了。

走出堂屋的大门后，秀水没有马上去晒花被窝。她先站在门槛边，四处张望了一下。这是午后两点钟的样子，到处安静极了，附近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土场右边有一口水塘，秀水看见有几只彩色蝴蝶正在水塘上面翩翩起舞。

很快，秀水的目光就越过水塘，落在了水塘那边的一栋土屋上。那栋土屋实际上也是秀水家的，在现在这栋楼房建成以前，他们一家四口人都住在那里。如今，却只有秦晚香一个人在那儿住了。去年春天，秦晚香本来也和秀水们一起搬进了楼房，可婆媳俩合不来，三天两头闹矛盾，今天不吵，明天就闹，只勉强在一起住了半年就分家了。分家后，秦晚香又一个人搬回了土屋。

土屋上的门，这时严严地关着。秀水想，婆婆可能又出门打猪草了。

后来，秀水就快步走到了土场边。她先把收拢的花被窝搭在铁丝上，然后像拉幕一样慢慢展开。晒上后，秀水没有立刻转身走，她退后一步，静静地把花被窝看了好一会儿。回想起来，这床花被窝还是秀水当年从娘家带来的，算是嫁妆。在家里的好几床被窝中，秀水最喜欢这床花被窝了，它大红大绿的，上面有花又有草，还有长尾巴喜鹊，看上去喜庆，吉祥，热烈，还有点浪漫。

2

晒好花被窝，秀水从土场上回到了堂屋里。堂屋的方桌上放着一袋花生，秀水一看到这袋花生就想到了在老埡镇上读书的儿子。再过两天就是周末，一到周末儿子就会回家。儿子最喜欢吃花生了，每次回来，秀水都要炒花生给他吃。秀水看了一会儿花生口袋，陡然想起了外面的太阳。今天的太阳实在是太好了。秀水决定把花生也提到土场上去晒一下。

秀水提着花生往外面走，刚把前一只脚跨出门槛，后一只脚却跨不出来了。她猛然看到了婆婆秦晚香。

天呀，她怎么来啦？秀水在心里惊叫了一声。她一下子傻了，双腿骑在门槛上动弹不得，像是骑上了一匹木马。

秦晚香提着一只猪草筐，正站在土场边看那床花被窝。她伸长脖子，歪着头，眼睛差不多贴在了被窝上。她显然已经发现了被窝上的那块湿印子，正拧紧眉头仔细端详着。

秀水愣愣地看着秦晚香，生怕她从那块湿印子上看出什么来，心里紧张死了。算起来，秀水给陈晚香当儿媳已经十几年了，可她这还是第一次害怕婆婆。以前，不管是一起生活，还是分开过日子，秀水可从来没把秦晚香当回事。而眼下，她却突然感到了一种来自婆婆的威严。

秦晚香对花被窝的兴趣似乎越来越浓。她这时放下了手里的猪草筐，伸出了那只手，好像要在那块湿印子上摸一下。秀水更慌了，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口。事实上，秦晚香即使摸也摸不出什么，但秀水就是本能地怕她去摸。不过，秦晚香没摸成。她的手正要挨着花被窝，秀水突然咳了一声。

秦晚香浑身一颤。秀水的咳声好像吓着了了她。她立刻放下了那只手，然后扭过头来看着秀水。秦晚香的目光直溜溜的，有点像从她眼里拉出来的两根铁丝。秀水感到很不自在，稍微把头低了一下。今天的太阳太厉害了！秀水低头时说。

秦晚香好半天都不说一句话，这让秀水觉得十分不安。过去，秀水是很烦秦晚香说话的，一听她说话耳朵就发麻，恨不得她是个哑巴才好。可这会儿，秀水却特别想听秦晚香说点什么，哪怕和她一样，只说说太阳也行。但是，秦晚香就是不开口，好像嘴巴贴了封条。

过了许久，秦晚香突然把目光从秀水身上拖走了，又移到了那床花被窝上。直到这个时候，秦晚香才开始说话。

这床被窝，好像前两天才洗过呢。秦晚香盯着花被窝说。声音不冷不热，一点温度也听不出来。

秀水一惊，马上想了一个理由说，我中午吃稀饭，不小心泼了点儿米汤在上面，就简单地洗了一下。

难怪，我说怎么只洗了筛子大一块呢。秦晚香说，说完笑了一下。

秦晚香笑得淡淡的，看起来却有点神秘，让秀水感到头皮发紧。秀水埋头琢磨秦晚香刚才的笑，还没琢磨出一个头绪，秦晚香忽然提起猪草筐走了。不过，秦晚香没有回水塘那边的土屋，而是走向了土场的另一边。那里是一片玉米地，秦晚香经常去那里打猪草。秀水这时看了一眼秦晚香手上的猪草筐，发现筐里才装了半筐猪草。

秦晚香走后，秀水扭过头，目光紧紧地跟着秦晚香的背影。秀水想，婆婆刚才不可能从花被窝上看出什么来，她也许只是对自己这么勤快地洗被窝感到好奇，又只洗了一小块，这就让她越发想不通了。秀水这么一想，心里便渐渐轻松下来。然后，她就放心地去晒花生了。

这些花生是秀水自己种的，都是三颗米的长花生。秀水喜欢这种花生，种子还是秀水托人从外地买的。本地的花生都只有两颗米，秀水嫌一个花生才两颗米大少了，就托人买了外地的花生种。秀水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喜欢有三颗米的花生？

秀水把花生摊在一个簸箕里晒好，一抬头又看见了那床花被窝。今天的太阳的确好，才晒了一会儿，被窝上打湿的那一块已冒出了热气。秀水想，再晒半个小时，花被窝就可以收回卧房了。

这个时候，秦晚香突然又一次出现在土场上。她是不声不响地从玉米地走上土场的，走到身边了才被秀水发现。秀水觉得她像个鬼。

秦晚香的猪草筐这时已装满猪草，被她扛在肩上。她的手脚真是麻利，秀水没想到她这么快就把猪草打满了。秦晚香虽说六十多了，但走起路来还像年轻人一样利索，一眨眼工夫就从秀水身边过去了。

经过那床花被窝时，秦晚香稍微停了一下，还迅速朝花被窝上扫了一眼。秀水的心马上一紧，像是被人扯了一下。不过，秦晚香只扫了一眼花被窝就走了，嘴里什么话也没说。

秀水看着秦晚香走下土场，又看着她走向水塘。直到秦晚香走到了水塘那边，秀水才松了一口气。然而，秀水刚把一口气松完，秦晚香却突然在水塘边上停住了脚步。

你的锅盖又坏了吗？秦晚香转过身来问。

秀水吓了一跳，额头上顿时沁出一层黄豆大的汗珠。她压根儿没想到秦晚香会问到锅盖，有点措手不及，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就索性摇摇头说，没坏。

锅盖没坏，李随来干什么？秦晚香张大嗓门问。

秀水的头一下子就晕了，好像被秦晚香猛地打了一闷棍。完了，婆婆发现我和李随的事了！秀水想。秀水这么一想，全身的筋骨像是一下子被人抽掉了，连站也站不稳，就一屁股坐在了土场上。

那天，秀水不知道她一个人在土场上坐了多久，等她强撑着从地上起来时，秦晚香早已从水塘边消失了。秀水朝那栋土屋看过去，发现土屋的门已经打开，房顶的黑瓦上飘起了灰白色的炊烟。

3

第二天，秀水一大早就来到了秦晚香住的土屋门口。这天的天气又不错，不到七点钟，土屋就被朝霞染红了，看上去像一座金色城堡。

头天晚上，秀水一夜都没合眼。在她的印象中，这还是她第一次彻夜不眠。上半夜，秀水差不多是在恐惧中度过的。她想，她和李随的事情十有八九是被婆婆发现了，等丈夫过年时从南方回来，婆婆肯定要告诉他。一想到这，秀水就忐忑不安，背上流冷汗。她并不是害怕丈夫骂她打她，主要是害怕这个家散了。秀水后来想，如果要想保住这个家，只有想办法堵住婆婆的嘴。下半夜，秀水就使劲地想堵嘴的办法。想来想去，一直想到天亮，秀水才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她决定，把婆婆请回楼房来一起住。

土屋的门已经开了，不过只开了一条缝。秀水歪着头朝屋里看了一眼，看见秦晚香正坐在墙边对镜梳头。秀水想直接进屋去请婆婆，可她的脚一到门口就挪不动了。自从秦晚香搬回土屋以后，秀

水一次也没来过这里。秀水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这会儿，她实在不好意思自己走进屋里去。

秀水退到门边靠墙站着，微微勾着头，像一株雨天的向日葵。秀水想，婆婆梳好头就会出门的，她一定要等她出来。等婆婆在门口一出现，她就马上开口请她回楼房去。秀水是真心希望秦晚香回去的，并且把住的地方都给她收拾好了。

今天早晨，秀水一起床就一头扎进了堂屋左边的那间厢房。自秦晚香搬走后，厢房就没住过人，堆满了杂物，到处脏兮兮的。秀水忙了一个多钟头，总算把它清理出来了，还往里面搬了好几样用品。秀水说不上是个勤快的女人，更谈不上贤惠，突然这样吃苦耐劳，实在有点无可奈何。从厢房出来时，秀水满身都是灰尘，她一边拍打着一边说，谁要自己的把柄被人家捏住了呢？

秦晚香梳头很专心，一点儿都没感觉到门口来了人。她是一个很讲究的女人，虽然是个老太婆了，但还是很注意穿着打扮。她的衣裳都缝得合身，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叠得也平展，从来看不见皱褶。她的头发梳得又光又顺，在脑后挽一个髻，怎么看上去都有形状。秦晚香梳头时一直看着镜子，生怕有一根头发梳漏了。直到秦晚香把髻挽好，提着菜篮要出门去菜园里摘菜时，她才看见秀水站在门口。

看到秀水，秦晚香的两眼顿时胀大了一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她的印象中，秀水快一年的时间没来过她这里了。秦晚香突然产生了一种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感觉。

秦晚香一到门口，秀水便鼓足勇气迎上去，先跟秦晚香甜甜地笑了一下，接着就亲切地喊了一声妈。这都是秀水事先设计好的，尽管她自己都觉得虚假，甚至还有点肉麻，但她还是硬着头皮这么做了。在秦晚香出门的那一刹那，秀水还打过退堂鼓，觉得她做不出来，太丢面子了。但是，秀水只稍微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强迫自己按照想好的做了。朝秦晚香走过去时，秀水默默地对自己说，为了顾着家，这面子我也不顾了！

听见秀水喊妈，秦晚香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已经记不得秀水有多长时间没这么喊她了。打从搬进了新建的楼房，秀水就没